

挽留即将消失的情感

东西◎著

广东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挽留即将消失的情感

东西◎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挽留即将消失的情感：东西散文集 / 东西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2009. 4
ISBN 978-7-5360-5626-8

I. 挽… II. 东…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1766 号

责任编辑：温文认 林 菁

技术编辑：易 平

封面设计：黄珂展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

开 本 850×1168 (毫米) 20 开

印 张 11 1 插页

字 数 220,000 字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故乡回望

- 003 故乡，您终于代替了我的母亲
- 008 记忆水
- 011 我们村里的实物税
- 015 站在谷里想师专
- 019 远去的年
- 021 回头望望
- 023 高高的山有我的情
- 029 审父
- 031 暮年之父
- 033 狗窝
- 036 桂西北山地
- 038 云船
- 041 辫子
- 043 生日
- 046 父母桥
- 048 隐约之爱

050 朝着谷里飞奔

文学感应

.....

057 相信身体的写作

060 创作三问

063 关于“小说”的几种解释

067 要人物，亲爱的

071 川端康成之痛

073 谁看透了我们

076 三年一觉后悔梦

079 获奖是一次心理治疗

082 小说中的魔力

089 叙述的走神

093 短篇就是一口气

095 小说中的爱情

097 我的成名作

100 哑巴说话

102 签约发言

104 近处的身体 远处的心灵

106 怀念两株桂花树

108 挽留即将消失的情感

110 寻找小说的兴奋点



边走边想

- 117 这个人呀
- 120 走出南方
- 122 既然开车了， 千万别生气
- 124 我们被家具逐渐俘虏
- 126 宿命
- 128 一个 “60 年代” 的 24 小时
- 130 锦书谁寄
- 133 生活的地方
- 135 比想象多一点点
- 138 三种自豪
- 141 慢慢地往上看
- 144 湘西有个凤凰县
- 147 布柳河， 处女河
- 149 人情才是故乡
- 151 从此地到彼地
- 154 边镇
- 156 两岸人民
- 159 与钢铁达成默契
- 161 我们所有的激情
- 163 纸上的河流

友情链接

- 169 为野生的词语立传
- 173 关于凡一平的流言飞语
- 180 阳光男人杨克
- 185 常哥
- 189 一个画家的路线图
- 195 回到起点
- 200 她像跟踪杀人犯一样跟踪稿件
- 204 他让《山花》更烂漫
- 208 默默者启良
- 211 诗歌的第九十九条命
- 213 两个诗歌朋友
- 216 化伦的想象部分

故乡回望

GU XIANG HUI WANG





故乡，你终于代替了我的母亲

三年前，母亲在一场瓢泼的大雨中回归土地，我怕雨水冷着她的身体，就在新堆的坟上盖了一块塑料布。好大的雨呀！它把远山近树全部笼罩，十米开外的草丛模糊，路不见了，到处都是混浊的水。即使这铺天盖地雨是全世界的哭，此刻也丝毫减轻不了我的悲。雨越下越大，墓前只剩下我和满姐夫。我说：“从此，谷里跟我的联系仅是这两堆矮坟，一堆是我的母亲，另一堆是我的父亲。”

我紧锁心门，强冻情感，再也不敢回去，哪怕是清明节也不回去，生怕面对宽阔的灰白泥路，生怕空荡荡的故乡再也没母亲可喊。但是，脑海里何曾放得下，好像母亲还活着，在火铺前给我做米花糖，那种特别的浅香淡甜一次次把我从梦中喊醒，让我一边舔舌头一边泪流满面……

如果不是母亲，我就不会有故乡。是她，这个四十六岁的高龄产妇，这个既固执又爱幻想的农村妇女，在1966年3月的一个下午把我带到谷里。这之前，她曾生育三个姐姐，两个存活，一个夭折。我是她最后的念想，是她强加给未来生活的全部意义，所以，不管是上山砍柴或是下田插秧，甚至于大雪茫茫的水利工地，她的身上总是有我。挖沟的时候我在她的背上，背石头的时候我在她的胸口。直到六岁时上小学，她才让我离开她的视线。去小学的路上有个水库，曾经淹死过人。她

给我下命令：绝不可以欺水，否则就不准读书！老师家访，她把最后一只母鸡杀来招待，目的是拜托在放晚学的时候，监督我们村的学生安全走过水库。她曾痛失一个孩子，因而对我加倍呵护，好像双手捧着一盏灯苗，生怕有半点闪失。

十一岁之前，我离开谷里村的半径不会超过两公里。村子座落在一个高高的山坡，只有十来户人家，周围都是森林草丛，半夜里经常听到野生动物的叫唤。天晴的时候，站在家门口可以看到一浪一浪的山脉，高矮不齐地排过去，一直排到太阳落下去的远方。潮湿的日子，雾从山底漫上来，有时像云，有时像烟，有时像大水淹没我们的屋顶。冬天有金黄的青冈林，夏天有满山的野花。草莓、茶泡、凉粉果、杨梅、野枇杷等等，都曾是我口中之物。“出门一把斧，每天三块五”，勤劳的人都可以从山里摘到木耳、剥下栓皮、挖出竹笋、收割蒲草，这些都可以换钱。要不是因为父母的工分经常被会计算错，也许我就沉醉这片树林，埋头这座草山，不会那么用劲地读书上学。是母亲憋不下这口气，吃不起没文化的亏，才逼我学会算术，懂得记录。

因为不停地升学，这个小心呵护我的人，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我离开她，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十三岁之后，我回故乡的时间仅仅是寒暑假。我再也吃不到清明节的花糯米饭，看不到秋天收稻谷的景象。城市的身影渐渐覆盖乡村，所谓想家其实就是想念家里的腊肉，担心父母的身体，渴望他们能给我寄零花钱。故乡在缩小，母亲在放大。为了找钱供我读书，每到雨天，母亲就背着背篓半夜出门，赶在别人之前进入山林摘木耳。这一去，她的衣服总是要湿到脖子根，有时木耳长得太多，她就直捡到天黑，靠喝山泉水和吃生木耳充饥。家里养的鸡全都拿来卖钱，一只也舍不得杀。猪喂肥了，一家伙卖掉，那是我第二个学期的路费、学费。母亲彻底想不到，供一个学生读书会要那么高的成本！但是她不服输，像魔术师那样从土



地里变出芭蕉、魔芋、板栗、核桃、南瓜、李子、玉米和稻谷，凡是能换钱的农产品她都卖过，一分一分地挣，十元十元地给我寄，以至于我买的衣服会有红薯的味道，我买的球鞋理所当然散发稻谷气息。

直到我领了工资，母亲才结束农村对城市的支援，稍微松了一口气。但这时的她，已经苍老得不敢照镜子了。她的头发白得像李花，皮肤黑得像泥，脸上的皱纹是交错的村路，疲惫的眼睛是干水的池塘。每个月我都回村去看她，给她捎去吃的和穿的。她说村里缺水，旱情严重的时候要到两公里以外的山下挑，你父亲实在挑不动，每次只能挑半桶。那时我刚工作，拿不出更多的钱来解决全村人的吃水问题，就跟县里反映情况，县里拨款修了一个方圆几十里最大的水柜。她说公路不通，山货背不动了，挣钱是越来越难。我又找有关部门，让他们拨了一笔钱，把公路直挖到村口。她说某某家困难，你能不能送点钱给他们买油盐？我立即掏出几张钞票递过去。在我有能力的时候，母亲的话就是文件，她指到哪里我奔到哪里，是她维系着我与故乡的关系。

后来，父亲过世了，我把母亲接到城市，以为故乡可以从我的脑海淡出。其实不然，母亲就像一本故乡的活字典，今天说交怀的稻田，明天说蓝淀塘的菜地，后天说代家湾的杉木。每一个土坎、每一株玉米都刻在她的记忆硬盘，既不能删除也休想覆盖。晚上看电视，明明是《三国演义》的画面，她却说是谷里荒芜的田园。屏幕里那些开会的人物，竟然被她看成是穿补丁衣服的大姐！村里老人过生日她记着，谁家要办喜酒她也没忘记，经常闹着回去补人情。为了免去她在路上的颠簸，我不得不做一把梭子，在城市与故乡之间织布。她在我快要擦掉的乡村地图上添墨加彩，重新绘制，甚至要我去看看那丛曾经贡献过学费的楠竹，因为在她昨晚的梦里大片竹笋已经被人偷盗。一位曾经批斗过她的村民进城，她在不会说普通话的情

况下，竟然问到那个村民的住处，把他请到家里来隆重招待。只要能听到故乡的一两则消息，她非常愿意忘记仇恨。谁家的母牛生崽了，她会笑上大半天，若是听到村里某位老人过逝，她就躲到角落悄悄抹泪。

有一天，这个高大的矮个子母亲忽然病倒，她铁一样的躯体终于抵挡不住时间的消耗，渐渐还原为肉身。从来不住院从来不吃药的她被医院强行收留，还做了化疗。三年疾病的折磨远远超过她一生的苦痛。她躺在病床上越缩越小，最后只剩下一副骨架。多少次，她央求我把她送回谷里，说故乡的草药可以治愈她的恶疾。但是，她忽略了她曾送我读书，让我有了知识，已经被现代医学所格式，所以没有同意她的要求。她试图从床上爬起，似乎要走回去，可是她已经没有力气，连翻身也得借助外力。她一直在跟疼痛较劲，有时痛得全身发抖，连席子都抠烂了。她昏过去又醒过来，即便痛成这样，嘴里喃喃的还是故乡的名字。临终前一晚，不知道她哪来的气力，忽地从床上打坐起来，叫我满姐连夜把她背回故乡。我何尝不想满足她的愿望，只是谷里没有止痛针，没有标准的卫生间，更没有临时的抢救。因此，在她还有生命之前，我只能硬起心肠把她留在县城医院，完全忽略了她对故乡的依赖。

当母亲彻底离开我之后，故乡猛地就直逼过来，显得那么强大那么安慰。故乡像我的外婆，终于把母亲抱在怀里。今年十月，我重返故乡，看见母亲已变成一片青草，铺在楠竹湾的田坎上。我抚摸着那片草地，认真地打量故乡，发觉天空比过去的蓝，树比过去的高，牛比过去的壮，山坡上的玉米棒子也比过去的长得大……曾经被我记忆按下暂停的村民，一个个都动起来，他们脸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发第一次那么醒目。我跟他们说粮食，谈学费，讨论从交祥村拉自来水，研究怎样守住被邻村抢占的地盘，仿佛是在讨好我的母亲。如果说过去我是因为爱母亲才爱故乡，那现在我则是通过爱故乡来怀念母亲。因



为外婆、父亲埋葬在这里，所以母亲才要执著地回来。又因为母亲埋葬在这里，我才深深地眷恋这座村庄。为什么我在伤痛的时候会想起谷里？为什么我在困难时刻“家山北望”？现在我终于明白，那是因为故乡已经代替了我的母亲。有母亲的地方就能止痛疗伤，就能拴住漂泊动荡的心灵。

2007年11月14日

记忆水

现在，我寄居城市遥望乡村，就像当年我在山区遥想大水。

二十七年前，云贵高原的一个村庄出生了我。那里有一脉脉青山和遍地疯长的茅草，却不怎么有水。记忆中，一切与水有关的人和事，都很艰难但富于诗意，以至于今天，我还固执地认为艰难培育诗歌。

挑水，是山区农民每天必修的功课，他们常常在出工之前或收工之后，担着水桶到井边挑水。他们或走在早晨的浓雾里，或走在傍晚的霞光中，扁担在肩上轻轻地跳跃，脚步量出一种节奏。一些没有劳力的家庭，常需要摸黑挑水，他们不用照明，也能在小路上来回奔走，把水安全地挑进家门，取水路上的每一块石头和凹坑，都记在他们心上。他们和黑夜完全地缝合，没有生硬和别扭。

山区的农民日复一日地在土里刨食，他们肩扛手提很难腾出手来悠闲一下。只有挑水的时候，他们才把手自然地甩动起来。某年夏天，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干部驻扎我们村庄，她常在傍晚为房东挑水。她挑水的时候，许多孩童都站在村头看她。她甩手的动作像一种舞蹈，很醒目很动人。我奇怪村人的手为什么没有她甩得生动？我曾多次回想这个动作，甚至于想以“甩手”为题作一篇文章。我认为女干部的手之所以甩得生动，



是因为她的甩手是一篇作品，而村人的甩手仅仅是一堆素材。

全村只有一口不大的井，枯水的冬天，我们这些不能做苦力的小孩便蹲在井里守水，待水积多了，才把水一瓢一瓢地舀入木桶。我们不敢站在井边迎接寒风，便三个四个地缩进井底，看水中浮游的小虫如何静静地制造波纹，又如何地不怕严寒。冷风从井口呼呼地吹过，我们像穴居在竹笛的小孔，听风如何制造音乐。

我很少听到村人对水有什么怨声，缺水仅是他们大痛苦中的小痛苦，而挑水也仅是他们大劳作之后的小劳作。他们不节约气力，但节约水。父亲洗衣服，从来都只用两盆水。父亲洗过衣服的水浓黑如墨，发出汗臭。多年之后，我外出工作，父亲拄杖挑水，在半里长的取水路上走走停停，我才彻底地理解父亲。

在那口井边，一个名叫秦松的男人于某个挑水的早晨突然失踪。他的两只木桶像两根惊叹号立在井边的石板上，人却不见了。经过五天的寻找，村人在一片茂密的茶林找到他，他用毛巾吊死了自己。他一直都是壮劳力，似乎也没跟人结什么怨，他的死没有任何因由。他留下老婆和五个未成年的孩子走了，年仅四十。他的死和水井应该没有联系，但井边从此少了玩耍的孩童。

青黄不接的季节，我看见一些凄苦的中年男人从村庄的每扇窗口走过。他们以家乡发生水灾为理由，拉开随身的布袋乞讨粮食。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水灾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我遐想大水在大河里，并不知道世间还有大海。

六岁那年，我到邻村的小学读书，学校所在的村庄有一个水库，上学的路必须从水边经过。每天上学，家长总不忘警告一声不要玩水。但我们偷偷学游泳，结果被老师罚了一次站，有一次我还差一点淹死在水里。水库先后淹死了两个大人，受灾的家属便把水坝戳通，之后水库再也不能蓄水。在灌溉禾苗

与不再淹死人之间，山区选择后者，他们似乎更尊重生命。

尽管水制造了个别的灾难，但我对于水还是深怀感激之情。我的母亲为找钱供我读书，在夏天的每一场大雨之后进入山林摘木耳。有时全身湿透的母亲背回一篓湿漉漉的木耳，天才大亮。母亲换罢衣裳，又跟着村人出工。为了钱，母亲总是盼望大雨降临……

我像发源于高原的一滴水，慢慢地汇入大河最终流向大海。在愈来愈靠近大水的路上，我反而遗忘水。那种诗意的甩手，以及水的故事，退出我的记忆有了好长一段时间。如今，我终于在一个海滨的城市，突然记忆水。这种记忆，缘于淡水的枯竭。静夜里，我谛听水龙头流出的啾啾水响，仿佛回到了我那缺水的从前。我在充满建设气味的街道，偶尔瞥见担水人，他们甩水的姿态同样美妙无比。只可惜他们没有早雾晚霞做背景，他们只是到有水的龙头接水，并不能体会汲水的乐趣。城市的水管接通每一个家庭，因而少了生长故事的空间。如果又缺水又没有故事，未免有点遗憾。故事虽然不能填饱肚子，却能让人忘却困难，滋润生活。

高原发源水却缺水，水总往能容纳它的地方流动。面对苍茫的大海，我想这泱泱大水里，有没有来自我山区的水滴？

1993年4月